

佳文共賞

圖書館提供 107.1.2

潛水練習(節錄) —作者：盧羿樺 本文為第17屆臺北文學獎 散文類優等獎

長我五歲的姊姊說，我在學會完整說出一句話前，就能潛在水裡至少十分鐘。就像現在，我沒入木製浴桶裡，從嘴角吐出一顆顆小氣泡隨糾結的髮絲往上漂浮。

究竟待在水裡多久了呢？我不知道。對外在世界的感知從我跨入浴桶的瞬間就暫時關閉，唯一感受到的只有包裹肌膚的水逐漸冷卻。及腰的長髮有些四散水面，有些絞成一束，由水底望去，正巧橫過映在水面的燈光。

我微微一動，水面的燈光登時碎裂，不多時又重新聚合，在我的髮絲間示威似地蕩漾。我伸長了手，在指尖將碰觸到它時，嚴厲的怒斥辱罵聲卻霎時灌入耳膜，驚得我破水而出，卻是濃稠的靜默充塞我的耳朵。

貓空的爺爺家附近有條溪流穿林而過，幼時每次被責罵後，姊姊便會偷偷拉著我去那裡打水仗。貓空一向多雨霧，就連盛夏也不例外，我們在竹林與樹叢間的蜿蜒小徑上，奔跑著撲向白茫茫的迷離中。

那時我身長不過一米，高我大半個身子的姊姊跑得飛快，高大的背影迅速被霧氣稀釋成半透明的模糊人像，待我追上她時，姊姊已褪下褲子，站在溪裡要我一起下水玩。六歲的那個夏日早晨，我們赤裸著下半身在水裡打鬧，過不多時，姊姊瞥見父母正往這走來，連忙拉著我潛入水中。

冰冷的水迎面而來，刺得我幼嫩的肌膚微微發疼，但再往深處，疼痛消失，流水彷彿吸納了我。黑暗與光亮輪流閃現在我緊閉的眼瞼上，像是站在電壓不穩的深山孤燈下。我闔上眼簾，再度潛入浴桶，過去與現在的分界線逐漸溶解在水中，那時姊姊很驚惶失措吧，她那雙挨著我的大腿瑟瑟發抖。

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潛入水中，恐懼與窒息感仍舊清晰，儘管姊姊並不是這麼說的。不過可以確定的是，後來父親再也沒有帶我們回去貓空了，即使爺爺在一年後過世，即使叔叔還守著老家，即使後來貓空變成觀光勝地，即使爺爺的茶園、和那條小溪都成為景點。